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毛　杞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謙讓

傳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葢先王之道不以私害公也周漢而降宗枝茂盛封建既廣性習不同乃有背既睦之教蓄不咸之性忽麟趾之義忘磐石之訓恣其驕盈弗率典訓以至奉藩無狀事親不謹暱

愛近習衒惑邪説或專用非辟或潛懷異圖雖復舉八議之典蒙三宥之恩煩一尺之詔屈廷尉之請猶或長惡不悛罔顧顛覆以致遷削土宇陷於不義悲夫

漢淮南厲王長文帝之弟文帝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帝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數音所具切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

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侯邑在淮南者吏易以佗郡地徙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也卒終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畢盡也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其事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骫古委字骫謂曲也大王欲屬

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之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毋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風雨沬亦類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音胡內切字從午未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自被創痍痍音夷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

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於兄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謂斬也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更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吳專諸衛孟賁也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

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子糾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始皇母與嫪毒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城陽宫也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頃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郃陽侯以便國法也便音頻面切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濟北王興居與大臣誅諸吕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子

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墮毁也布衣貧賤之人王設伏法則貧賤之人切哀憐之墮音火規切幸臣皆伏法而誅

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常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軌法也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説

臨江王榮景帝子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

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帝徵榮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

淮南王安厲王長子安既立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太子學用劔自以為

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被音皮義切巧者善用劒也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中音陟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譖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令後人更不敢效也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逮淮南太子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王與王后共計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猶與讀曰豫也會有詔即訊太子即就也訊問也就淮南問之不逮詣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

不遣（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從讀曰蹤）王使人候伺（入京師候伺事）其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帝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即亦就也）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谷反）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

者雷被等格明詔（雍讀曰壅格音閣謂亭閣不行之）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帝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

燕王旦武帝子昭帝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蓋主等謀逆事發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

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劒推鋒樊噲酈商曹參灌嬰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

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乃以綬自絞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母張婕妤巳卒憲王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從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切）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還書報書為

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恬然安靜貌恬音大廉切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説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説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自云於王有親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

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微無也又聞北海之濵有賢人焉濵涯也音頻又音賔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二十斤勞博博不受勞謂問慰之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尚女者王音來道反

欲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說讀曰悅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左顧猶言枉顧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以至極之事告語我也雖亦不敏敢不諭意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

陽得幸於帝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
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燿淮陽王即具記房
諸所説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
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
功而不計費志成功不惜財費也昔禹治洪水百姓罷勞罷讀曰疲成
功既立萬世頼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
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
半洪水之害殆不過此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緒業

也一日始為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廟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帝必大說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召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說音悅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惛然不知所出惛痛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惛音才感切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知顏顏

回也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也子貢之辯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卞莊子之勇卞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卒終也求朝義事也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須待也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帝不忍致法遣諫議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易以謬惑王（謬古詔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議大夫駿申諭朕志（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小雅小明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偕於正直則神明聽之用錫福善）王其勉之駿諭指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並令駿曉告於王也）禮

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一德尊事天子也考成也一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曷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邇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

但徒也空也已止也徒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議大夫申諭至意慇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累音力瑞反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無咎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為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塞猶補也稱副也如

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無狀無善狀過惡暴列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悉盡也頓首死罪東平王宇宣帝子母公孫婕妤元帝初就國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宣帝陵也宫人無子乃守園陵帝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蟜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奉璽書敕諭之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葢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

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為王懼之憯痛也音才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之詩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聿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求多福也朕惟王之春秋方剛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載孔子之言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禍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驁讀與傲同不自它於太后言不自以同宅人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

詳閨門之内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耳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貫猶緩也後宜不敢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守慚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慾耆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

亂其性利勝其義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所少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道讀曰導梁王立成帝元延中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逐取曰篡有司請誅帝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繇

持節即訊就問也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初封時策書有戒勑之言誖暴妄行誖乖也音布内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比猶頻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抵距也讕誣諱也抵丁禮反讕來亶切嬌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判無異也首音失救切次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言我教法至於

再三汝不能用我則下置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政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匵中是誰之過歟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中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悝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官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義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

下不和更相眄伺更音工衡切宫殿之裏毫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内視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貰謂寛其罪也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廹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徼幸得踰於須臾冀得踰冬月而减罪謹以實對伏須重誅也須待時冬月盡春大赦不治

後漢阜陵質王延光武子初封淮南王明帝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公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有司奏請誅延

帝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章帝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帝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

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帝章和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以自障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宗尊為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軿之飾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濁汚也倫理也甫刑三千莫大不孝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削剛户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

緒其遺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

樂成王萇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太姬不震厥教（太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聘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其貶萇爵為臨湖侯朕無則哲之明

致簡統失序罔以慰承太姬增懷永歎

河間惠王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宫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

捕諸奸人上綮其罪上奏上也音市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究獄十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魏陳思王植太祖子初封臨淄侯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繇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下令曰自臨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常使

吾以誰為心腹也

趙王幹大祖子明帝青龍二年私通賔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嘗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賔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

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釆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師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小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叔父率先聖之要典以纂乃
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彭城王據太祖子景初元年坐私遣人詣尚方作禁物
削縣二千户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
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
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
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
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

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訓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户以彰八柄予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楚王彪太祖子齊王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乃遣傅及侍郎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姧邪乃與太尉王淩兖州刺史令狐愚搆通

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慨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繇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

吳孫皎大帝時為征虜將軍皎堅弟静之子也甞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

誠不能隨俗屈曲矣帝聞之書讓畋曰自吾與北方為
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年矣孔子言
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
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
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
侵淩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麄豪有不如人
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
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

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
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
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耶人
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
與寧結厚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元嘉中輔政十餘年以專
恣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

書監徐湛之往來斛視於省中奉辭便下渚帝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

衡陽王義季高祖子文帝時徐州刺史元嘉二十三年魏軍侵逼北境攪動義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惟飲酒而已文帝詔之曰杜驥申怙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儌冦作援彼為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廵豈惟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趣故且裝

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之理又山路易憑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正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為煩耳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文帝時鎮荊州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義宣慮敵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太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

巴陵王休若文帝子明帝時為雍州刺史典籤夏寶期

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帝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帝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使其母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為監行雍州刺史假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户

晉平王休祐文帝子明帝時為荆州刺史左右范景達善彈棋帝詔之休祐留不遣帝怒詰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為下之義

南齊竟陵王子良武帝子文惠太子薨帝撿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帝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

廬陵王子卿武帝子為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耶忽作瑇瑁乘具已成不須壞可速送都又作銀鐙金簕前脚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

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帝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不與相見

陳新安王伯固文帝子宣帝時為南徐州刺史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畋獵或乘眠轝至於草間輒呼人從遊動至旬日捕麞鹿多使生致帝頗知之遣人責讓者數矣

武陵王伯禮文帝子宣帝時為吳興大守恣行刼掠為有司所劾帝曰王年少未達道皆縣佐吏不能輔弼所致特降軍號後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與同罪

後魏毗陵王順位司隷校尉道武好黄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説之在坐莫不祇肅唯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襄常山王陪斤子昭小字阿兒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曰

阿兒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彞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孝文自鄴還雒引見公卿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帝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帝曰深可怪也卿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澄後為尚書右僕射宣武景明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南

齊圖為叛逆齊遣俞公喜送勅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為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

廣陽王嘉為徐州刺史孝文南伐嘉違天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類也

趙郡王幹孝文時為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幹貪淫不遵治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

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
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乃表彈之
帝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
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容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
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
襲臨淮王提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
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官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
不許

京兆王愉與弟廣平王懷頗相誇尚競慕華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城陽王鸞為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為民患宣武聞而詔曰鸞親惟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為煩擾編户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繇准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有不忍可遣使

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
安定王爕弟顥平宣武初為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刼
盜公私咸患帝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
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尅念孝明立顥平乃得出靈太
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顥平志行輕疎每乖憲典
可還於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奬
高陽王雍孝明時為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書事靈太
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丁鵜自至宫内料

簡四口冐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河間王琛為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馮侍内外在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宫來自餘無所不至何可更復叙用繇是遂廢於家

後周蘘杞公亮為徐州總管在州無政績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武帝勅讓之

隋秦王俊高祖子為并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高祖以

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曰我戮力開基創兹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而欲

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懋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開皇二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

蜀王秀高祖子在蜀奢侈違犯制度晉王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帝見不與語明日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

執法者廢爲庶人秀上表希與愛子瓜子相見帝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鎮之汝以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宫佇遲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以巳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説禾

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巳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邪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挺又為白羽之箭文物飾服豈似有君鴆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懽喜又畫我形像縛手

撮頭仍云請西嶽神兵收楊堅䰟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後聽與其子同處

唐魏王泰太宗第四子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是落其度内太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營而得也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與承乾可無恙也乃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為臣

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隆重爵位窮於寵章不思聖哲之戒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説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痾恙潛有代立之望靡遵義方之則承乾懼其淩奪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内分為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

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雍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并削爵土降為東萊郡王尋改封順陽郡王於均州為邑制宅以處之

齊王祐太宗子貞觀中為齊州都督溺情群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坐免權萬紀前為吳王恪長史有正直之節乃以為祐長史有昝君謨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昵愈甚太宗慮不能悔

過數以書責讓祐
滕王元嬰多驕縱失度高宗以書誡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聞詩禮夙承教義實冀孜孜無怠漸以成德豈謂不遵軌轍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備不虞關鑰開閉須有常準鳩召散樂并集府僚嚴關夜開非復一度遑客之悲尚纒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紛紜又巡省百姓本觀風問俗遂乃驅率老幼借狗求罝志從禽之娛忽黎元之重時方農要屢出畋遊以彈彈人將為

笑樂取適之道尚應多緒何必此事方得為娛晉靈虐主未可取則趙孝文趨走小人張四郎倡優賤隸王親與博戲極為輕脫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為樂家人奴僕侮弄官人至於此事彌不可長朕以骨肉至親不忍致王於法令與王下上考以媿王心人之有過貴在能改國有憲章私恩難再興言及此愍懸盈懷

嗣虢王巨肅宗乾元初為河南尹於南橋梁出入車牛

皆税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没士庶怨之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贓貶為遂州刺史

邠王震為宗正卿昭宗天祐三年七月勅曰震就列朝行守官宗寺俄從私便久去上京既稍失於規程宜特示於黜免勒停見任并落下襲封

册府元龜卷二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宗室部

不悌　邪佞　奢僭　躭溺

不悌

生民之親莫如兄弟為人之本莫先孝友是以書之五教禮之六行君陳之言有政戴記之述家肥皆著其義以為大訓況乎帝室之系本支之重就公宮之學承師

氏之教固宜保於既睦豈或弔乎不咸者哉然而姬氏以來載籍所紀乃有致疑於忠節見忌於令名雖遇急難絶天倫之義稍殊官秩忘家人之禮以至媒孽成罪干戈相尋亡國破家身死名辱者葢有之矣固與夫禦侮致美之説異焉

周管叔蔡叔周公之兄弟也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蔡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

漢淮南王安衡山王賜皆厲王長子也淮南衡山相責

望禮節間不相能凡弟相責故有嫌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乘舒死立姬徐來爲后徐來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毁太子

常山王勃憲王舜太子也舜有不愛姬生長男梲音奪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勃王多所幸姬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疾王后以妬媢音冒不常在輒歸舍醫進藥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憲王

甍王后勃乃至憲王雅不以棁為子數雅素也不分與財物或令勃王后分與棁財者不聽勃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及勃漢視憲王喪棁自言王病時王后勃不侍及甍六日出舍出服舍勃坐徙房陵

宣武侯福菑川懿王孫也武帝太初元年坐殺弟棄市

騶丘侯毋害城陽共王孫也宣帝本始元年使人殺兄遂棄市

魏樂陵王茂武帝子性傲狠兄東平王甍茂稱嗌痛不

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上詔削縣一百五十户

吳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大帝帝禁斷往來假以精學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　霸亦賜死霸賜死後誅寄等以黨霸構和故也

晉汝南王亮為大宰録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之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殺之

東萊王蕤齊王攸之子性强暴使酒數凌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収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

縣來蓋三代之弊法耳𦳋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肩宜蒙特宥以全睦親之典會孫秀死𦳋等悉得免冏擁衆入雒𦳋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𦳋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冏輔政詔以𦳋為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冏求開府冏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且須後𦳋以是益怨密表冏專擅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為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誼遠略猥率同盟安

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勲故授公上宰東萊王鋌潛懷忌妬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汲興之日鋌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内又前表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鋌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内史陳鍾承冏旨害鋌冏死詔誅鍾復鋌改葬以王禮

河間王顒齊王冏專權顒與長沙王乂同謀誅冏以乂

為冏主敗冏斬之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為冏所擒後以乂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巳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

武陵王澹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為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

宋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明帝殞廢帝於華林

園明旦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為廢帝所害猶未殯殮休仁與山陽王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

南齊魚復侯子響世祖第四子也世祖即位為輔國將軍見諸王不致敬

梁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始元帝為湘東王與續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宫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營户禁重續為荆州具以狀聞

元帝泣對使者訴於簡文和之得止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

陳長沙王叔堅宣帝第四子也叔堅與兄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為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鬬

後魏襲常山王素孫壽興少聦慧好學宣武初為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撿覆亮發日受暉旨遂鞭

捷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為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

艾陵伯長宣武時歷位雍州刺史以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論者鄙之

清河王懌弟悦為性不倫俶儻難測懌為元乂所害悦

了無餘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人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

襲咸陽王坦咸陽王禧第七子也禧以罪賜死坦凡樹奔梁後復禧王爵詔坦襲封樹爲梁郢州刺史出帝初詔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以討之樹不爲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坦見樹旣長且賢慮其代已悋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厯義至求

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北齊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性麤暴嘗拔刀逐兄范陽王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

後周衛王直與齊王憲俱高祖弟初直內深忌憲憲亦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跡吾自悉之不得更有疑也及文宣后喪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

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故同汝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特須自勗無宜詭人直乃止

隋蔡景王整文帝次弟也初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嫉我我固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邉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

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謂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譊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閤靜坐唯至食時暫開閤每飛言入耳竊云復來耶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㒓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滕穆王瓚一名慧文帝同母弟也尚周武帝妹順陽公

主為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周宣帝喪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耶文帝作相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為家禍陰有圖帝之計每優容之

唐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與隱太子建成及太宗並大穆皇后子也與建成連謀各募壯士多匿罪人復内結宫掖遞加稱譽又厚賂中書令封倫以為黨助繇是

高祖頗疏太宗而加愛元吉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害武德九年高祖將避暑太和宮二王當從元吉謂建成曰待至宮所當興精兵襲取之置土窟中唯開一孔以通飲食耳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奏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兵帳簡閱驍勇將奪太

宗兵以益其府又譖杜如晦房玄齡逐令歸第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元吉因密請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嘗違詔勑初平東都之日偃蹇顧望不急還京分散錢帛以樹私惠違戾如此豈非反逆但須速殺何患無辭高祖不對元吉遂退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别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

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為太弟敬德等旣入汝手一昔抗之孰敢不服率更令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之社稷非唐所有若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之威襲其二人如拾地芥太宗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為子

孝為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自出自同魚鼈之屬焉得為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得為聖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於是定計誅建成及元吉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初封魏王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潛有奪宗之意招駙馬都尉柴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黄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承乾懼

其淩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為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承乾敗太宗面遣讓承乾曰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内太宗乃幽泰於將作監徙居均州之鄖鄉縣

梁朱友裕太祖長子唐末為宣武軍衙内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捴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兖鄆之衆為徐戎

外援陣於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時都虞侯朱友恭羽書聞於太祖誣友裕按兵不追賊太祖大怒因驛騎傳符令裨將龎師古代友裕爲帥仍令按劾其事會使人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於山中尋詣廣王於輝州以訴其冤賴元貞皇后聞而召之令束身歸汴力爲營救太祖乃捨之

邪佞

夫便辟以成性脂韋以取容持回遹之謀期於茍合專戚施之行曽靡厚顔此固人倫之所斥而有國之宜遠者也漢氏而下乃有託於宗屏列于天屬蒙被封爵漸漬寵靈而體質異於貞淳舉措成乎憸巧附會姦軌謟事權倖諛辭以自結畢已而求媚因之以固寵位釣名譽而罔有所愧畏焉曽子曰脅肩謟笑病乎夏畦斯不亦為勞乎

漢利侯釘丁鼎二音城陽共王子武帝元狩元年坐遺淮南

王書稱臣棄市

泉陵頃侯慶長沙定王曾孫平帝時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新鄉侯佟徒冬反清河綱王玄孫平帝時上書言王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

師禮侯嘉安衆侯崇之族父也崇以王莽居攝舉兵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張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

閒大統幾絶宗室幾棄（幾並音巨依反）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護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録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絶屬存亡續廢（廢音復）扶目得比肩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嬪然多皃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顒）頌聲洋洋滿耳而入（論語載孔子曰師摯

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䏶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享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先為設問陳其事也復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孶孶不已者孶孶不息也音與孜同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為于偽切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也諭曉也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悖乖也興動兵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

之仇宗室之讐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踈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宗桑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嬰兒始須人提挈故曰孩提也孩提者小兒也同時斷斬懸頭竿杪杪末也音莫小切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誖哉誖惑也音布内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豬謂畜水汙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虛虛讀曰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雖生菜茹而人不食謂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切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

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為戒也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為戒著明也方令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褰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仆倒也夷其屋焚其器夷平也應聲滌地則時成創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倡音先向反父子兄

弟貟籠荷鍤馳之南陽籠所以盛土也鍤鍬也豬崇宮室令如古

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

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說讀曰悅公

卿皆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

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牙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讐

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

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

之語曰欲求封無過張伯松竦字力戰鬬不如巧為奏

中山王成都以東平愍王孫紹封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魯王閔以頃王子紹封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

廣陽王嘉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晉東平王楙善謟諛曲事太傅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

梁豐城侯泰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

陳新安王伯固後主初在東宫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嘲謔高宗毎宴集多引之始興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隂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髙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

後魏東陽王丕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毎見侍中符承祖

嘗傾身下之

元炤常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為殿中郎坐事停廢宣武時炤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末于忠執政炤為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炤指導也後入為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乂所以贈禮優越

北海王詳宣武時為侍中太傅録尚書事是時冠軍將軍茹皓侍直禁中關豫政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弟年

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宣武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强之云欲覔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

河間王琛宣武時為定州刺史在州貪惏靈太后詔廢于家琛以孝明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言乃得兼都官尚書

元乂京兆王黎之繼子靈太后臨朝以妹夫累加侍中

領軍孝明呼為姨夫帝從御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曲

盡佞媚

元悅清河王懌之弟為性不倫俶儻難測孝明時懌為元乂所害了無讐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為侍中太尉

城陽王徽孝莊時為侍中大司馬性佞媚善自取容一狎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

臨淮王孝友仕東魏孝靜為滄州刺史性無骨鯁承事

權勢爲正直者所譏

北齊高陽康穆王湜文宣時爲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帝嘗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

唐李道古嗣曹王臯之子爲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嘗以酒肴綦博游公卿間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黔中鄂岳觀察使

奢僭

書稱敦叙九族詩美本枝百世夫王者厚磐石維城之固盛犬牙麟趾之風是以錫土宇分寶玉展親立愛斯焉可知而有禮越常經制踰王憲忽滿盈之戒肆汰侈之意僭擬服御擅修甲兵信用邪謀罔遵軌度大則身坐小或國除可為痛惜也

漢梁孝王武文帝子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道謂言也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廣睢陽城七十里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宫室為復道自宫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宫所在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趩警者戒肅也趩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趩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儗於天子儗比也音擬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

百鉅萬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魯恭王餘景帝子治宫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季年末年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好氣力治宫館招四方豪傑奢甚

後漢琅琊王京光武子好脩宫室窮其伎巧殿館壁帯皆飾以金銀壁帯壁中之横木也以金銀為釭飾其上

濟南安王康光武子多殖財貨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

百人廄馬千四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陳王均明帝孫敬王羡之子嗣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魏曹爽太祖族子真之子為大將軍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為伎擅取太廟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

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晉齊武閔王冏獻王攸之子為大司馬築第館掾屬四十人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於酒色不入朝見

竟陵王楙義陽王望子在國殖財貨奢僭踰制既而都督兖州徵求民不堪命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時以大將軍領司徒私置

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帝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

江夏王義恭高祖子文帝時以太尉領司徒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嘗不足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為荆雍都督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

南齊廬陵王子卿世祖第三子爲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帝勑之曰我前後有勑非復一兩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我勑邪忽作瑇瑁乘具已成不須壞可速送都又作銀鐙金簿箭脚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

梁臨川王宏高祖弟爲司徒驃騎大將軍縱恣不休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宫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

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遍遊王侯後宮男女兄弟九人因權勢横於都下

衡山侯恭南平王偉之子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櫚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巵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懽樂乃仰眠床上

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
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後魏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道武留心黄老欲以純風
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
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北海王詳孝文弟宣武時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而貪
冒無厭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
巨萬

京兆王愉孝文子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王從父弟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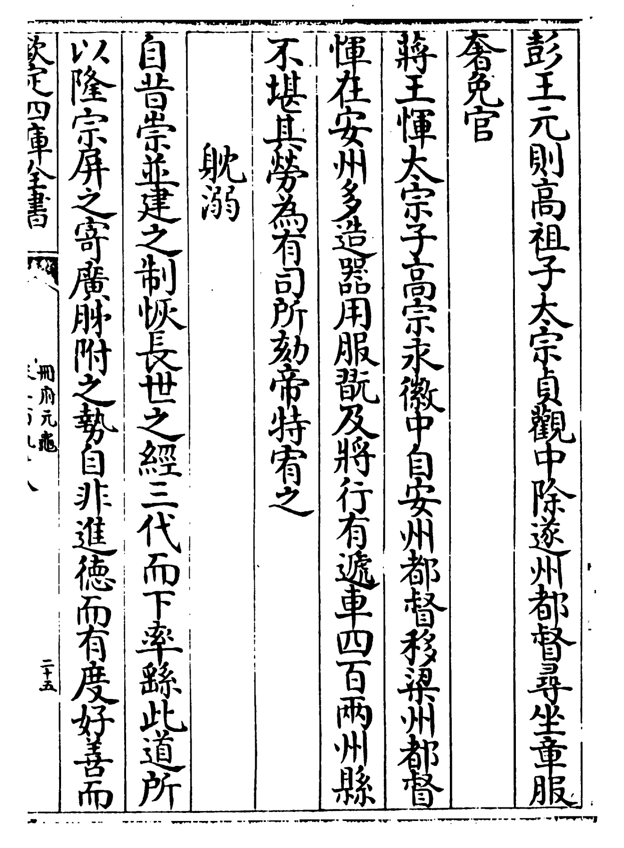
河南王孝瑜文襄之長子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

之譏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
隋秦孝王俊高祖子初仁恕慈愛其後漸奢侈違犯度
制出錢求息民吏苦之帝遣使案其事與相連坐者百
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
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冪䍦又為
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
以寶珠極彫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蜀王秀高祖子性好奢𢥞其長史元岩為人每循法度

嵓卒之後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帝曰元嵓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唐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有百餘人

隴西郡王博乂高祖兄子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餘梁肉與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以貪縱為時所鄙



彭王元則高祖子太宗貞觀中除遂州都督尋坐童服奢免官

蔣王惲太宗子高宗永徽中自安州都督移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為有司所劾帝特宥之

躭溺

自昔崇並建之制恢長世之經三代而下率繇此道所以隆宗屏之寄廣肺附之勢自非進德而有度好善而

無斁亦曷能綏吉禄而輔帝室哉乃有弗率訓典肆其驕侈嗜好無極沉湎乖節以至忠賢疏斥姦諛昵侍靡遵朝憲罔顧人理莅事煩而失叙御戎紛而不整亦有流宕忘返縱馳泰甚違道愆義以隕厥軀者蓋不乏焉斯可戒也已

漢中山王勝為人樂酒好内嘗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

魯恭王餘好治宫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光餘子安王光

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遊唯恐不足於財

魏陳思王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晉會稽王道子為驃騎將軍録尚書六條事開府領司徒道子大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後王恭舉兵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子征虜將軍元顯謂道子曰去年不討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大

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黄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

宋江夏王義恭性嗜酒不節日時移變自始至終累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

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嘗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

新渝侯義宗為太子左衛率文帝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横打人還第内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極有姿色為義宗所愛寵

衡陽王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之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

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元嘉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而已文帝又詔責之

梁汝南侯堅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

陳新安王伯固為南徐州刺史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為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

後魏新興王俊好酒色多越法度

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治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常性幹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於盜竊求乞侍婢卒不能禁

咸陽王禧加侍中太尉禧性驕奢貪婪財色姻妾數十

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聘以恣其情京兆王愉為中書監宣武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迎産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内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竟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

汝南王悅為性不倫俶儻難測其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生一子不見禮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絶房中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别第靈太后勅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伏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藩其有正妃疾患百日以上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

元乂京兆王黎之子耽酒好色

元嘉廣陽王建之子好飲酒或酣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忌憚

元子孝陽平王新成之孫善笑謔好酒

元坦咸陽王禧第七子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兎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元仲景魏之宗室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

留京師齊神武欲至雒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爾朱天光妻列氏本娼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衣紇氏自雒陽間行至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奸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為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衣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叔袁紇袁紇覺復欲陰害列列謂

從奴曰若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答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列以自告免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更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以其歷任有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叔袁紇於是同居

北齊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

贈建國侯伏護字臣授神武族弟靈山之子為黄門侍郎歴事數朝常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右僕射元海神武從孫初為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

唐河間王孝恭頗好酒德太宗貞觀中與唐儉等聚宴醉甚夜卧街中樹下及旦而薨

巢王元吉性好畋獵守并州嘗載網罟三十餘兩自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河東郡王瑾落拓不脩名檢嗜酒色歷官至太僕卿沉醉暴卒

邠王守禮玄宗開元初歷虢隴等六州刺史唯弋獵妓樂飲讌而已九年以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貪淫縱欲不脩風教男女有五十餘人高歌擊鼓日以為常或有諫之者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死無人葬諸王因內讌

之際詰之以為歡笑

梁傅王友文為東京留守嗜酒頗怠於為政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八